



朝花夕拾

春天的美丽活力降临汉江,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来自尊崇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依存的江畔中华儿女之手!

春临汉江

刘惠玲

春来汉江美。
相信许多人对汉江之美的领略,是从山水诗人王维的《汉江临泛》得来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确,江流的辽远和山色的空濛,区区十言让汉江之美带有禅意,不愧为后人景仰的“诗佛”。而我对汉江的印象,却主要来自汉江上游的贾平凹,他将一条汉江写得堪比沈从文笔下的沅水。尤其是短篇小说《纸纸》,写的是汉江边吹竹的小伙子阿季和火纸作坊主麻子的女儿丑丑的爱情故事,让人觉得,汉江就是通人性的,是诗的河流,爱的河流。

汉江又称汉水,是长江诸多支流中流经途径最长、水量最大的支流。汉江发源于陕西的汉中,也是中国中部区域水质最好的大河。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江流经陕西汉中、安康,出陕西后进入湖北西北部,在丹江口与汉江最大的支流——丹江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出库后继续向东南流,过襄阳、宜城、钟祥、沙洋、天门等地,在武汉市汉口龙王庙汇入长江。汉口,就是汉江之口。汉阳,就是汉江的西边,太阳可以照着,为汉江之阳。当年从汉口乘船溯流而上到襄阳和安康,极为艰难。

通公路后,汉口到襄阳和安康,大为便捷。

通高铁后,旅途更加舒适,时间继续缩短。

但汉江作为清洁能源的航运水电,还有防汛抗旱,一直不辜负一代又一代人的开发。

值得庆幸的是,我有缘在这汉江上的一级航电枢纽工作了整十年。十年寒暑更迭,十度春花秋月,让一个自认为有些“小资”的小女子,变成了“女汉子”。头顶的鸡油黄或中国红安全帽,与脖子上紧缠的纱巾成绝配。安全帽在工区必须戴,而出了工区居然还不舍得摘下,就像头回化妆上台上的小演员,演出结束了居然不舍得卸妆。再引用一句诗,那就是“战地黄花分外香”,在我们看来,或者天空中盘旋的鹰隼俯瞰中,我们头顶上的黄色红色安全帽,就是巍巍拦江大坝上散发香味的黄红花花点点。

春天的汉江,是其最美时节。因为“茫茫九派”的诸多长江支流,大都与长江一样拥有春汛的习性,汛期洪水暴涨;唯有汉江自立门户,秋天才来汛情。春天的汉江水最清澈温情,人行江边能看到江边浅水区的大小鹅卵石,看见鱼儿在卵石间穿梭,有时还

撒欢般跃出水面,溅起一片水花。与水花相对应的,自然是岸边的百花。一串串紫红的梅花未及谢幕,同样色泽的紫云英就从树底下热热闹闹发言了。中间间隔的小白点是荠菜花,一串串黄色的迎春花迅捷甩开“金鞭子”,大有乐队指挥的范儿,要指挥江边一场春之声的交响乐。

那蓝色的苜蓿花,倒是静如处子,是在酝酿感情准备独唱吧!如果嫌梨花李花太白,桃花一开降红云,满江限望去红艳艳。“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描述的不一定是汉江,但相形之下,我觉得春天的汉江及其两岸,才是最配戴这句诗歌桂冠的江。

翻开不太久远的汉江航运史,能看到20世纪中叶的拉纤景观。

上游的安康,那时公路极少极简陋,崎岖山路上运送物资全靠人力畜力,也就是扁担背篓,骡子毛驴,运输量非常有限。一些大宗物资的运输,只能拜托汉江。那时的汉江,更是铁道兵修建襄渝铁路工程的运输大动脉,诸多的基建材料,非从水路运输不可。汉江是一条没有航标灯的河流,不能夜航,白天行船也让船老大们心中不踏实,因水下情况不明而导致船翻人亡的事故并不鲜见,虽然河面从未冰冻,但船老大仍有如走薄冰之感。

当时汉江也有客轮,载客多可百来人。这种客船从汉口逆水而上,船上旅客与船员会不由自主地互相配合。汉江激流险滩多,往往这种时候,客轮会依岸停靠,船与岸之间搭跳板,让一些年轻的男旅客下船,在江滩上步行,以减轻船上载重量。客轮仿佛鼓起腮帮子憋住气,烟囱上黑烟突突,船体颤抖着痉挛般与激流搏斗。有的时候,客轮在奋力拼搏中几乎原地踏步,让路边观望者也心提到了嗓子眼。船老大亲自掌舵,让船以S型的航线前进。艰难过险滩后,岸边的旅客长吁一口气再上船。客轮一声汽笛,似乎是对身后险滩不满的嘟囔。

从一些难得的老照片也能发现,看到安康紫阳县的运货船行汉江,我是深感震撼的。那时的运货船都没有机械动力,完全帆船。大的货船是三桅三帆,一船所载的货物也有几十吨重,如果换成人畜运送,会是漫长的队伍。紫阳距汉口的水路有近八百多公里,货船如果是顺流南下,顺风顺水,不过一周时间。但逆水运货,即便扯满风帆,也要一个月才能抵达。而且,要纤夫从中发力。汉江几乎每一条货船上行船,都必须要有一队纤夫陪同。货船遇到江面平缓处,如

果遇到顺风,风帆高扬,风鼓征帆,货船也能逆流而上,这仿佛是大自然同情纤夫,让他们喘口气儿,纤夫此时无须拉纤,岸边挺立腰杆陪同货船行走。

但这样的情景并不多,绝大多数是要纤夫如同拉犁的牛,没有鞭影吆喝,也会将棕绳套索扣在肩上,牵引着逆流而上的庞大货船。纤夫们的身体一律倾斜,与大地夹成二三十度的锐角,奋力拉着笨重的货船,一寸一寸往上游走。无论是骄阳似火还是雨雪纷飞,纤夫们都在与汉江水流较劲。似乎他们拉的不是一条船,而是一条江。他们完全是手脚并用,肩、腰配合腿用力蹬地,双手爬行则为保持身体平衡。行列中寻找不出一个体型偏胖者,一律都是精瘦精瘦,透露出他们生活的窘迫,以及为了摆脱这窘迫不得不匍匐叩拜江岸,抗争江水阻力。千古汉江水,多少纤夫泪!

那时的春天降临,人们会有心情观赏这汉江春色吗?

身边野花叽叽喳喳的议论或齐声喝彩鼓劲,他们能听见吗?

如今,我们崔家营航电枢纽的一条大坝有如定江神针,让汉江上的货运在襄阳这一段往来格外便捷。作为汉江上湖北地界的梯级开发,我们是九级中之一,是首个能通行千吨船舶的大型枢纽。也许是看纤夫照片的感触太深,如今每次见大型拖船过我们崔家营船闸,我仍然容易触动幻觉,似乎能从波光水影中看到一队队精瘦的身影在奋力与江水抗争。我就会由衷赞叹我们不动声色的拦江大坝,是真的给力。

其实,同样给力的还在大坝的内部。我们枢纽的发电装置,都在大坝坝内。外表看,大坝银龙卧江,大坝上下都是碧水如镜,两侧落差不过8米,一派岁月静好,不大量提高水位淹没两岸,与江水和谐共处,却便捷航运和发电。进入坝内,我们的工作人员,用隔音耳塞抵御隆隆的机器轰鸣,一年365天不间断片刻,几十亿千瓦时的发电给两岸带来丰沛的电能。夜间,那火树银花的壮美,也与它们慷慨的奉献互为因果。

我们的拦江大坝,是我们给母亲河装饰的花环。

春天的美丽活力降临汉江,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也来自尊崇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依存的江畔中华儿女之手!

素色清欢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这是宋人王观送朋友到江南的名词,他将江南比成了眉目传神的美女,并嘱:“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江南的青涩之美

文天

在我的感觉中,一年四季的更迭,以冬春之间最为明显,也最为有个性。冬天像是北方老太太到南方赶场,春天像是南方老太太到北方还礼。两个老姐妹,一来一往,挺来劲儿。

眼下,是南方老太太一番打扮老来俏,到了北方。走时匆忙,没带什么礼物,摸遍全身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美食,于是就地取材,没有成熟的果品不堪盈手赠,能掏出的只能是青涩。

我倒是感觉这属歪打正着,没有红的黄的成熟杨梅枇杷,这早春的青涩才是节令的至味——至美之味。如果舌尖有“年轮”,我相信筷子的唱针在我这五十几年老唱片上划拉出的旋律,都在为江南早春的“三涩”唱赞歌。

一是马兰头之涩。马兰这种植物,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就像汉人,不论新疆北国,都有它的芳踪。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海南岛椰林、东北大平原,当然,还有我的故乡鄂东南小山小河小平地的丘陵地带,马兰家族都能人丁兴旺。但似乎只有江南人将其当美味,请上桌面。我也是到了苏州才吃上并渐渐痴迷这道菜的。初尝,只有略苦略涩感;但吃了几次,就上瘾了,这道略苦略涩之味居然可以一扫口中油腻,返璞归真,越嚼越有味。初春的鲜嫩马兰之头,可清炒,也可配香干凉拌,爽口明目,属药膳。如今,每到开始减少棉衣绒衣时节,我的舌尖就要伸到空气中探寻马兰的信息了。当然,这也就等同于探寻春的信息。

二是枸杞头之涩。枸杞浑身是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对其赞美不已,吃枸杞头是华夏大地都知道的。但在我的故乡,吃枸杞头都指望野生,野外碰到了,就如同锄地锄出一个金元宝,掐一把回家炒沙,尝尝,小

农经济,自给自足,可遇不可求。苏州人的菜场不得了,一到春天,每个摊头都有得卖,围购者也众多。一问,原来是有人专门种植。

固有的观念中,人工种植形同人工用饲料养殖,营养和口味总是难及天然好。但枸杞的种植有例外。枸杞天性中的苦涩味,使得害虫不敢来侵袭。又因为非草本而属木本,根深劲头足,人工种植的过程是一劳永逸,种下了它们绝不娇生惯养,无须伺候,其自学也成才。种植人从来不上农药化肥,其照样春来枝头长嫩蔓,掐下来上市大受欢迎。种植与野生几无差别,其规模效应仿佛是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各类股普涨,大家共享盈利,只要想吃就能吃着,买回家下锅,然后向餐桌的盘子伸筷子,早春就慷慨分你一杯羹。

中国的枸杞产地以宁夏最为出名,但他们收取的是枸杞果,不感兴趣这春天萌发的嫩枝,只有江南人对这早春伸头探脑的枸杞头痴迷,并互为影响,竞相追捧。我每每举箸欲探访这一大碗伴着紫汁的枸杞头,就感念春天的内涵丰富,魅力无边。我记得湖北故乡人炒食枸杞头时,有人喜欢撒一把白糖,以减轻苦涩感,这让我深感可惜。我之所以喜欢枸杞头,恰恰就是冲着这涩味而去,好的就是这口。咀嚼中,有一种郊外光头体验“沾衣欲湿杏花雨”的感觉。

三是碧螺春之涩。茶味的普遍真理,原本是清香中的苦涩,据说最初是僧侣们打坐诵经时用以提神,后来渐渐被尘世芸芸众生的具体实践所认知,不知真假,只是感觉有些道理,有这个可能性。中国的茶文化丰厚浓郁,不敢碰及,这里只聊个体体验。十大名茶也都比较着喝过多次,都喜欢;不入名门的沱茶茯茶炒青茶,我也能感受到其各有各的独特魅力,因人而异。但个人客观评判,就春天最早叩问人们舌尖味蕾的茗类比

较,太湖洞庭山的碧螺春无疑最佳,没有之一。我在不少场合说自己不喝碧螺春,只喝炒青,一是感觉碧螺春性价比不高。再就是感觉自己凡夫俗子,也不配享用。如同记忆中的初恋,面对那个她,未及开口已经掌心冒汗舌打结,自卑是堵比天高的墙,最后成了一声的隐痛和念想。如果抱定宁食仙桃一口舍却凡杏一车的决绝,那么,何妨每年面对早春明前碧螺春,咱就奢侈一把,喝它个一杯两杯呢?茶至三开,不等茶味完全淡下去时,就将茶叶全部嚼食,一点都不浪费,也算不负对其一腔仰慕。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大约是大江长江大湖太湖和大海东海,阳光水汽加风速湿度,在一个最美丽的时刻逢上最美丽的地方以及最美丽的早春一芽,万千宠爱聚一身,造就了这碧螺春的超凡脱俗。碧螺春,春碧螺,碧螺颗颗春色无边,水袖一抖,翘起兰花指指点处,最是那袅袅昆曲唱腔般的幽幽一涩。

对网络上雨后春笋般爆出的新词,我常常带有抵抗或者说抵触感,但对诸如一些大明星出道之前的早期照片,称之为“青涩照”,我倒是非常喜欢这个词,认为堪称传神而到位。大红大紫了的明星,很多人远远不如初出道或者尚未出道时隐约可辨的笨拙中显灵气可爱。早春的涩味,就有着这股灵气,这股可爱,仿佛穿越冬天禁锢的一缕闪电,引领我们走向红红绿绿香香甜甜的美味四季。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这是宋人王观送朋友到江南的名词,他将江南比成了眉目传神的美女,并嘱:“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明眸善睐的美女与我想象中的老太太不大吻合,但我还是固执地以为老太太更充满江南的温情。老太太是资深美女,是祖母。只有在祖母的襟前,我们才有资格装嫩,以及探寻漫无边际的青涩之美。



春日花语

徐建军/摄

根从当下生发开来,向着最终的终点不断前进,美就隐藏在生活之根中,美,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生活之美何处可寻

王宁泊

“落叶缓扫”,西安市政府去年新出的政策,是任由落叶洒满街道,让秋天在我们身边多一分停留。“缓扫”二字在我看来特别具有诗意,总使我联想起吴越王钱镠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虽然现在陌上无花,但我等闲人,缓缓赏冬又何尝不可?

实际上,生活在古都西安,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计划,希望可以不用借助任何现代的交通工具,漫无目的地徒步旅行。希望可以用脚步一点点丈量西安城墙的长度,踏过西安每一寸古老的历史遗迹,在西安每一座庙宇中驻足休憩。我还想站在落日余晖的城墙角楼上,吹箫一曲,箫声呜咽中升起汉唐明月,想借助这些凝固着历史印记的建筑与街道,日常琐屑的生活之外寻找历史遗留的恢宏记忆。

时常觉得可惜的是,西安,这座我已经生活了近十年的城市,我对它的熟悉仅仅局限在以自己学校为中心的一小片区域。我们有时一提到“旅游”,首先想到的地方总是远方的某地,想到的是存在于想象中的某处,想到的总是那些让我们感到陌生的地方,但是忽略了自己所在的城市中还有大量等待我们去探索的地方。但倘若远方的风景并不遂人意,无意间向身边的一瞥却带来难以释怀的悸动,自以为的熟悉与想象中的憧憬,旅行带给我们的期待与失落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电影《绝美之城》里,导演就在黑色的画面上为我们展示了这样几句话:“旅行的益处,在于想象力的锻炼,除此之外只有失望和疲倦……人、动物、事物、城市,都是想象的产物。”想象力的锻炼,不如更直白地说成是想象力的满足、打破与延伸。面对新奇的环境与风景,赶在疲劳之前满足头脑中的期待,进而生发出对新的未知的好奇与想象,这往往是我们在一场令人愉悦的旅行中,必不可少若若干步骤。西方会流行一种短期的,名字叫做“gapping year”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就是逃离当下的生活,让自己进入一场旅程,在旅程中完全地投入从而与自身的生活相剥离,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Gap一词在英文中有距离、间隔的意思。远方的景观和事物与我们距离遥远,故而我们会带有一种审美的角度来欣赏,若是用同样带有距离的眼光来审视我们周边的日常,那么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同样会被蒙上一层朦胧的面纱,成为我们所寻找的美的来源。

倘若我们把思维放得更宽广一些,倘若我们把对美的追寻不单单局限在风景上,“美何处可寻”这个问题会出现在每一个渴望认真生活的人的心里。

这个问题,也是《绝美之城》这部电影一开始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影片伊始就用较长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罗马古典气息之下的现代夜生活,炫目的灯光、震耳欲聋的电子乐、在酒精麻醉下晃动的人们。人群中,还有一个刚刚65岁的老花花公子杰普。年轻时他的目标是成为罗马上流社会的一员,凭借一部获奖的中篇小说,他开始跻身上流社会,住在修道院旁的一座高级公寓,白天的时间用来睡觉,夜晚的派对才是他的重心,在无尽的奢靡与享乐中消遣时间。

杰普的工作是采访一些莫名其妙的艺术

家,写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给读者提供附庸风雅的乐趣。只是在65岁生日派对后没几天,杰普突然意识到这30多年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他决定不再去浪费时间做这些他不想做的事。

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也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想要逃离当下的生活,想要去追寻什么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只是我们没有杰普放弃一切的勇气与资本。

杰普就是一个纯粹的生活观察者,永远站在画框外审视,试图在生活的每一个片段中发现我们所追求的,发现美。他不推动也不参与事情的发生与结束,只是在一阵一阵情绪的波涛中漂浮。

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幕,杰普透过教堂的下水道井口,看到教堂下面藏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问他“你是谁?”,杰普正要回答,小女孩替他说道:“你谁都不是”。杰普努力解释着什么,但是画面中听不到他的任何声音。他无法解释自己是谁,是因为他谁都不是,是因为此刻的杰普是每一个人,是每一个试图去寻找美的人。

正如杰普在影片中的职业——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他充当着沟通读者与被采访者的桥梁,在寻找美的过程中,杰普也像是一个通道,使我们每一个试图寻找美的人的倒影,镜像。作为电影中虚构的角色,我们可以把自己成功地代入进去,去完成仅仅凭借自己的身体无法达到的事情。就像是那个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难题,身体与灵魂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兼容,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保持一致。在我们寻找美的过程中,身体与感官帮助我们见证美的存在,带领我们认识到美的各种形式,身体是我们寻找绝美的载体。但同时,身体的存在又将我们对绝美的认识禁锢在一个狭小的范围,禁锢在时空中有限的一段。

面对无暇的美,我们不得不因为有限的时间而放手,就像是影片开头,在修道院的圣洁的颂歌声与罗马城的无限风光中,突然跌倒的日本游客。他的手中还拿着相机,死亡的前一刻他仍然在记录自己身体所见证的美。

倘若说死亡的重担永远也不可能卸下,而如果我们短暂的生命,又该从何处寻得人生绝美,又该以怎样的心态来走过这漫长的寻觅之旅?

电影中开头那长达数十分钟对现代奢靡的夜生活的表现:在闪烁的激光灯下,在震耳欲聋的电子乐中,人们在酒精中麻醉,在摇摆中,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似乎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答,但狂欢之后的一地狼藉,又让我们看到,感官的疯狂在到达峰值后,将迅速地滑落到失落与空虚的谷底。

影片中那位104岁的修女玛莉亚询问杰普,为什么他不再写作,杰普告诉这位修女,他一直在寻找绝美。修女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只吃植物的根吗?”,没等杰普回答,修女就告诉他:“因为根很重要。”

修女的话仿佛神启,告诉我们一切的追寻都隐藏在“根茎”中。我们置身于时空中,绝美就是我们当下的创造。如果说绝美是一幅画,是一曲乐曲,那么观者与听者必须要与对象拉开一道距离。观者与听者永远都在彼岸,留在此处、留在当下的就是我们的根。

根从当下生发开来,向着最终的终点不断前进,美就隐藏在生活之根中,美,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心灵舒坊